

· 生活小故事 ·

七个媽媽奶小孩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七个媽媽奶小孩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

北京市印刷二廠印刷

新華書店總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5/8印張 9,000字

1956年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1—120,000

書號1011 文學247

定價(4)六分

目 次

一个没过門的媳妇.....	李福盛 (2)
三个团员盖蕎麥.....	唐大柏 (4)
毛綫衣和大水車.....	黃迪瑞 (6)
七个媽媽奶小孩.....	鄭如海 (8)
張老漢搶救肥料.....	鄭雄周 (10)
錶.....	許錫丰 (15)

一个没过門的媳妇

李 福 盛

西故村，有一个没过門的媳妇，名叫金花。她爱上了本村的青年王全，在前年冬天，他們兩人就正式訂婚了。

王全和金花都是青年团员，自从訂婚以後，不論做什麼事，總是互相商量着办。金花这个年輕的姑娘，还常到王全的家裏，帮婆婆洗洗鍋、做做飯、縫縫衣服，什麼事她都幹。

在起初的時候，有些人看不慣，說：“還沒过門哩，就常往婆家跑，不害臊嗎？”可是金花心裏却不在意，她觉得自己婆婆年紀大了，做事有些困难，自己去帮着做做怕什麼的。起初她婆婆也很不好意思，後來見金花这姑娘很誠心，慢慢地也就習慣了。她婆婆感動得常對人們說：“咱那个没过門的媳妇呀，真比个親閨女还親哩！到家來見活就幹，說出話來句句有理。”真的，金花的行動，不僅感動了她婆婆，而且影响了全村的人，現在再也听不到有人說金花的閒話了。

金花不但願意幫助婆家做活，就是她公公和婆婆有什麼不對的想法，金花也能給勸說通。前些時候，她的公婆打算在他們結婚的時候，好好的熱鬧熱鬧。為了這件事，老兩口商量着把一头驢駒也



給賣了。這件事叫金花知道以後，她就立刻跑到婆婆跟前，一邊做着針綫活，一邊商量着。当她婆婆把賣驢駒的事告訴她的時候，立刻就被金花的話擋住啦。金花說：“新社會結婚可不能浪費呀！咱應該把賣了牲口的錢存在銀行裏，支援國家工業建設。你看，今年咱村使的这个雙鐮犁，犁地多快，以後使上拖拉機就更好哩。過日子可得長遠打算一下啊！”金花這麼一說，她婆婆覺得句句有理，於是就說：“你真是個會過日子的媳婦，等你爹回家來，我跟他說說吧。”

隔了沒幾天，金花的未婚夫王全，便拿着一百二十元存到了信用社。這件事村裏人知道以後，都說：“自

由結婚就是好，沒過門的媳婦，就打算婆家的日子怎麼過哩！”

三个團員蓋蕎麥

唐 大 柏

有一天中午，大眾農業社社員金大生門前，放着一堆剛收割進來的新蕎麥。可是這些蕎麥沒有堆好，也沒有蓋好，亂七八糟地扔在地上。一羣羣的雞和鴨，在那上面又抓又吃，搞得很髒。

這件沒頭沒尾的事，也不知道是哪幾個人幹的，他們一定是評了自己的工分，就忙着回去吃飯，公家的事就懶得管了。

有些人從旁邊走過，看了一眼，又走过去了。有一些人比較關心一點，把雞鴨趕開一下，也就走了。

團員李田山散了工回家去吃飯，走到這一堆蕎麥面前，馬上停住了腳，高聲地問：“這是誰的蕎麥，讓這麼多雞鴨過年呀！”旁邊有個社員楊林說：“別人哪有這麼多蕎麥，還不是社裏的！”李田山一听，就往家裏跑，家裏人正在吃飯，他哪裏顧得上吃飯，到處忙着找草蓆，準備去蓋蕎麥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另一個團員黃根也到了這堆蕎麥旁邊，他一看見這麼多蕎麥，便知道這一定是社裏的，連忙赶走了那些吃蕎麥的雞鴨，跑到家裏去找蓋的東西，找了一會沒有找着，他又一口气往李田山家裏跑，恰好李田山正搬着草蓆迎面走過來。

黃根忙問他：“田山！你搬着草蓆去幹什麼，借給我作個大用處好嗎？”

“什麼大用處啊！我的用處比你還要大呢？”

“你的用處還能比社裏的利益大嗎？”

田山一听這話，簡直氣壞了，說：“同志，別吵了，你去看看你叔叔門外的蕎麥，你就會着急了。”

“是呀！我正是為了蓋蕎麥。”

黃根一說明，田山也笑起來了。兩人抬着草蓆一直往放蕎麥的地方走去。他倆一面蓋着蕎麥，一面談論着。田山說：“這是社裏的財產，也是我們自己的財產；到了口裏的糧食，誰也不應該看了不管。”

黃根接着說：“是的，上次上團課的時候，老唐不是講過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嗎？我們有責任向社裏提意見，向那些不愛護社裏財產的人提出批評。”

正當黃根到田山家去借草蓆的時候，女團員劉花榮看見了雞鴨在吃蕎麥，也跑回去拿了些稻草來，等到



她把稻草拿來，
李田山他們早已
經把蕎麥蓋好
了，她高興地說：
“我也是來
蓋蕎麥的。”

三个人都看
着蕎麥笑了。

第二天早
上，这件新事情，
就在黑板報上登
出來了，三个人
都受到社裏的表
揚。

毛綫衣和大水車

黃 迪 瑞

一个秋天的晚上，北風一陣陣地刮着。青年團員李月英从光明農業社開完会回家，她推開房門，看見媽还没有睡覺，就坐在灯光下縫衣服。月英媽看見女兒

回來，便放下針綫，抬頭望着月英，等着她說說社裏開會的情形。

“媽！把大櫥的鑰匙給我。”月英說。

“這麼晚了，去睡吧！還拿鑰匙做什麼？”月英媽雖然這麼說，但还是從口袋裏摸出鑰匙來。

“我要拿錢。”

“拿錢去買紅毛綫嗎？”

“不……。”月英低着頭，孩子氣的說。

“不？那你買什麼色的？”

“我不買毛綫。”月英拿定了主意地說。

月英不買毛綫，月英媽真是有點不願意。她老人家自從丈夫死後，帶着這個女兒，吃了不少苦。解放以後，分得了土地，又入了社，日子才越過越好了。她指望給女兒找一個好婆家，早點放下一件心事。沒想到解放後有了“新婚姻法”，做媽的不能包辦代替，男女要婚姻自由，再加上女兒又老實，她真有點等急了。

今年她聽到外邊有些傳說：月英近來和社裏的技術員李明很要好。李明是一個青年團員、民校的学习模範，又是個生產上的好手，她老人家知道了，心裏自然也偷偷的高興。幾年來，她把節省下來的錢存在櫃子裏，準備月英結婚的時候，給她打一件紅毛衣，表表

做媽的一片心。哪知道現在月英不想買毛綫，這真叫她老人家有點不喜歡。

“那你要買什麼？”

“拿去交給社長，他明天要進城買大水車準備抗旱。”月英把剛才在社裏開會討論抗旱的情形告訴了媽。

“買大水車？”月英媽低下頭在想。

“媽！買大水車比買毛綫要緊啊。”

幾年來，各種運動教育了她老人家，她已經知道了互助合作的好處，她也和月英一樣地熱愛着合作社。所以，月英的主張她同意了。

“哪你到結婚的時候，我可沒有像樣的嫁妝給你？”

“媽，誰要那些東西！”月英紅着臉，低下了頭。

外面黑沉沉的，北風還在呼呼地刮着，月英拿着十八元找社長去了。

七個媽媽奶小孩

鄭如海

農業社女社員張玉娥生下一個小孩。孩子長的又白又胖，全家人都很疼愛，都笑的合不上嘴。

可是，孩子剛生下來，就沒有奶吃。“這該怎麼辦呢？”張玉娥為了這件事，幾夜沒睡好覺。

後來，全家人商量了一下，便把孩子送給她本家兄弟媳婦。誰知道，沒過幾天，人家生病了，也沒有奶吃了，又把孩子給送了回來。

還能叫孩子白白的餓死嗎？張玉娥又託人把孩子送給本村史玉書家。人家一看，小孩太瘦，又不要。這可把張玉娥急瘋了，成天哭哭啼啼的，連飯也不吃。她男人也是愁得坐立不安，門裏門外直亂跑，沒個辦法，農業社的勞動也不參加了，家裏的活兒也沒心幹。

這件事，農業社社長知道以後，便在社員大會上提出來，叫大家研究。女副社長王玉梅想了好半天，提出一個辦法：“咱不能親眼看着叫孩子餓死，咱社有孩子的婦女多着哩！咱們能不能輪流把這個孩子奶起來？”這個意見，當場被大家同意了。女社員張桂英說：“孩子虽然是玉娥生的，但是長大了也是國家的一個人材，要是孩子沒奶吃，生命就難保住。再說，還影響着他全家人的生產情緒，這也是社裏的損失呀！我保證每天給她孩子吃兩頓奶。”李桂蓮說：“我的孩子虽然小，吃奶多，我也要每天抽出一頓奶給她孩子吃。”女青年團員馮蘭英也提出：“小孩是建設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材，我的奶，虽然只够我孩子吃，也要每天抽出一頓奶，給這

孩子吃。”最後，自報奶這個孩子的，一共有七個婦女，她們還自動分成兩個小組，規定每天由三個婦女輪流來餵奶。

在農業社裏，張玉娥孩子沒奶吃的問題，就這樣解決了。孩子一天比一天



胖起來了。張玉娥心裏就像搬掉一塊千斤重的石頭，更感到農業社的溫暖了，見人就說：“農業社裏，真比一家子還親熱哩！”

張老漢搶救肥料

鄭 雄 周

這一天夜裏，天上雷聲轟隆隆地直响，閃光一亮一

亮的，風刮的很大，暴雨就要來了。

張老漢睡到半夜，忽然被這風聲和雷聲吵醒。他翻身爬到窗台跟前往外一看，不由地說：“媽的，天要漏！這怎麼辦？社裏的肥料還在院子呢，要叫雨澆了可壞了！”他一面嘟囔着，一面穿衣裳。心裏一急，沒加小心，把枕头碰掉地上，弄得撲通一聲。

“把什麼弄掉地下了？”他的老伴閉着眼睛問。

“你睡吧，沒什麼事兒，是枕头掉了！”

說着，張老漢輕輕地走出了裏屋。剛一開外屋的門，冷風呼的就刮進來了，吹得張老漢渾身冰涼，哆嗦了一下。他一看，暗說：“不行！”忙回屋拿了兩條蓆袋，往頭上一蒙，頂着風就跑了出去。院子裏很黑，伸手不見指頭，老漢半天才摸索到車前；手摸着那裝滿肥料的袋子，心裏覺得熱呼呼的。跳上了車，身子被風吹得直擺；彎下腰，把蓆袋往車上一抬，又被風給掀下來。

沒法子，老漢就跳下車找了幾塊石頭，好容易才把蓆袋蓋在肥料上。可是，兩條蓆袋哪够用？他急忙又跑回去取。一進屋，看見他老伴已經坐起來了。

“你怎麼只穿一件衣裳啊，快再套上一件，省得叫雨淋着！”他老伴伸手扔過來一件布衫。

“什麼套不套的，再呆一會肥料就要挨澆了！”

他的老伴知道他的脾气：平常爱說爱笑，一旦來勁誰也不能劝擋他。現在一看，他正不是好气，也就沒往下說。張老漢翻箱倒櫃的找到了三条破麻袋，轉身又跑出去了。

剛剛盖上了兩条麻袋，雨點就掉在張老漢的後背上；緊跟着，就聽見“嘩”的一声，大雨就下來了。張老漢忙用身子擋住沒盖嚴的地方，心裏可真着急：“这怎麼辦？还有一輛車沒盖呢，麻袋又沒有了，再說，這麼大的雨就是盖上也不行啊！”

一會兒工夫，張老漢的衣裳就被雨水淋透了。他正在沒有辦法的時候，忽然一个閃光照過來，張老漢看到了院北自己的草垛。嘿，有了办法，他高兴的跳下車就奔草垛去。

他的手剛一抓到草捆，又一想：“草一盖車，非有味不可，要是有味牲口就不吃了；現在草多缺呀，一千斤要六十元哩！這些草，全村沒有二份；老李家給價七十元呢……。”他想了一下，暗說：“咳！還多想什麼，再晚一會肥料就完了。我要盖就該盖个徹底，要不，明天人家還不指着我說：这个老頑固，自私自利，為自己的幾捆草，就眼看著把社裏的肥料給糟蹋了！”想到這兒，他一下子抱起了幾捆草，一走一滑地就奔向大車跑去。

就这样，張老漢一口气來回跑了十來趟，摔了跟头又爬起來，渾身上下又是汗，又是泥，又是雨水……。

快要盖完的時候，忽然从外面射來幾道手电光。原來是社主任和生產隊長他們冒着雨趕來了。

張老漢直起腰，擦了一把臉上的汗水和雨水，喘着气說：

“咳，你們冒着這麼大的雨來幹什麼？車在我院裏，我還能看管看管，這點小事也用你們掛心！”

“你老人家已是五十多歲的人了，老骨头摔坏了怎麼辦？”

社主任說着，就和另外兩個社幹部走到車前一看，不由地都“啞”了一声，當時都感動得說不出話來了。

“車盖的太嚴實了！”

“不嚴實还行！”

張老漢說着，又盖上了一捆草。

這時候，張老漢的老伴也跑出來了，看見社主任等幹部，忙說：“啞，你們都來啦！盖好了沒有？盖好了快回屋換換衣裳吧！”

社主任也跟着說：“对啦，快回屋換換衣裳吧，省得着了涼！”

張老漢可笑着說：“這算什麼，只當是洗澡了，我總是沒空洗澡，这回可好，老天爺給我洗了！哈哈……”

說得大夥都笑了。笑聲中，肥料已經全都蓋好了。

張老漢的老伴忙說：“來吧，大夥都進屋暖和暖和吧！”

“不啦，”社主任說着，一把握住張老漢的手：“大叔，你拿自己的草救了全社的肥料，我代表全體社員謝謝你！”

張老漢一扭脖子，不贊成的說：



“嘿，這話說到哪兒去啦！爲了社，自己的一點草算什麼，放心吧，這回算淋不透了！主任啊，回家睡覺去吧。”

社主任和幾個社幹部走出小院，還聽見張老漢叨咕着：“這回你下吧，再大也不怕了！”

鍤

許 錫 丰

太陽早就出來了，農業社的社員們都在忙着開荒地，有的社員一面鋤地，一面唱着山歌：

粒粒穀米進倉庫喲，

顆顆汗水沒白流喲，

要是沒有共產黨呀，

汗流腰酸一場空喲！

副社長王秋雲聽完了這個山歌，一點也不覺得累了。又繼續鋤地。小梅看見副社長肚子那麼大了，也一樣幹活，很受感動，自己幹活的勁頭就更大了。

忽然傳來一陣吵鬧聲。副社長、小梅都一齊停了下來。小梅問道：“副社長！他們在嚷什麼？是不是挑戰出了亂子？”

秋雲說：“不會吧。小梅，你去看看。”

小梅剛放下鋤頭，就見一夥人向這裏走來。秋雲一看，走在前頭的是王力和李小林，王力手裏好像托着什麼東西，他先走上來說道：“副社長，我們組李小林在土坑裏拾到一個大懷鍤。”“還有個黃布套呢！”小林補